

717/1
722

目 錄

話山区今昔對比	黨領導英雄探寶.....	(1)
懷雄心深入高山	未上陣斗志先衰.....	(5)
沒水喝心緒不寧	爬高峰六月吃冰.....	(9)
病号多思想動搖	辯論會政治挂帥.....	(12)
心赤誠何畏暴雨	尋圖紙老魏失蹤.....	(16)
上絕壁海闊天空	進寶山鳥語花香.....	(18)
入森林平生一夜	餓狼嗥小趙難眠.....	(22)
少檢點深山失盜	設妙計智擒群猴.....	(24)
野豬林王強爬樹	七曲河蕭敏游泳.....	(28)
女兒峰高崖迂虎	鳳凰坡人被狼圍.....	(30)
疑無路却逢仙景	采灵芝旭日東昇.....	(35)

話山区今昔对比 党领导英雄探宝

古往今来，无数詩人写过不計其数的描写山区的詩詞。这些詩詞有描写山区风景的，也有描写山区人民生活的。好多佳作，使人讀了似乎低头就能听见危石泉声，抬头就能看到青松石色；断壁垂危，挂下万年古藤；悬崖陡立，生几株千載古松，諸如此类描写，非常之多。讀着也真使人心情舒暢，眼界开闊。

山里真是那么好嗎？真好，这話不假。山区人民真是在画中生活。可是这只是在解放以后。說得具体一点，是自从我們党提出全面綠化山区，开发山区以后。

要說起过去，那可不然了。山里的群众受着国民党匪帮們的压榨、搶劫、打野、燒山燬林，使山区土地荒蕪、坡岭光秃，人民过着飢寒、恐惧的絕望生活。山里群众虽是吃山靠山，但吃山不养山，也无法养山。因此，住山的光想下山，当然平地人就更不愿意上山了。山区群众說他們那里是：

山山岭岭和尚头，
千沟万壑沒水流。
水、旱、风災年年有，
十年倒有九不收。
地主催租真要命，
苛捐杂稅使人愁。
人民生活无着落，

携儿带女奔他州。

.....

山区人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过的嗎？听山里群众說不全是这样的。他們說就在百年之前，山里也还是：凹地是肥沃良田，山峰是古树参天，澗有青泉湧湧，河有秀水不断。过去历代帝王也都压榨山里人，但比較起来，还是輕的。一直到了清末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和清亡后連年混乱战争，給山区人民带来极大的禍害；国民党統治几十年，压榨、蹂躪更是殘酷。这样就把山区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彻底破坏了。人民沒别的出路，只好以砍伐山林为生。久而久之，近处的山林被砍秃了，远处的山去不到。群众的生活就越来越苦。

山上沒有了树木，任凭自然风雨的冲刷，气候也就越来越恶劣。风沙、干旱、雹災整年不断。尤其当夏季山洪暴发的时候，洪水橫流，沙土流失，土地越来越貧瘠，真是十种九不收。伏牛山区过去流傳这样的山歌：

家在伏牛山，

住的破草庵，

吃的是野菜，

穿的是破衫。

受尽地霸气，

天天不得安。

闺女长大下了山，

男子娶妻实在难。

现在可是不同了。自从咱們党提出：要把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山区，建設成为經濟上、文化上进步、繁荣、康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山区的方針以后，全民动员，全面规划，分段安排。先支沟后千沟，先淺山后深山，沟坡兼治，封山养草，

育林造林，对山区进行綜合治理。千万群众有了党的领导，就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他們以冲天的干劲，翻江倒海的威力，震撼了千里荒山秃岭。听他們在向荒山战斗中的豪迈歌吧：“土地硬不算难，綠化家乡南北山，同志們加油干，不怕困难奋勇要当先，五更起半夜眠，不完成任务不下山。”“鼓足干劲多流汗，社会主义万万年，东西大山入云霄，我們的干劲比天高。”“沉香劈山为救母，我們种树为人民，今日播下幸福种，子孙万代不受穷。”

只这么几年光景呀，可是山区全变了，真正是：从此荒山穿綠袄，穷山尽去富山来。現在的山区变成了：“高山河川一片綠，村庄道路尽濃蔭，山腰沟凹花果园，河流池塘水长清，乡乡到处风光好，山清水秀新农村。”姑娘和小伙子唱着新編的山歌：

远看密林不見村，

近看村庄是密林。

远看丘陵是果园，

近看禾苗在里边。

远看深山是綠州，

近看森林株株稠。

公路两旁林蔭道，

沟谷河滩核桃仓。

森林含蓄雨和雪，

大小河流变清泉。

引来河水澆田地，

山沟变成米粮川。

牛羊成群牧草旺，

猪鸡成群饲料全。

多亏党的好领导，
山区生活乐无边。
吃水不忘打井人，
毛主席的恩情刻心间。

这时候山区人民真算得是康乐、幸福的了。当然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除了治好近山，还要向深山区开发。深山里边，可说是：宝物遍地生，珍品样样全。各种矿藏、森林，一时难以说清。除此以外，那些土产山货，有的是珍贵的药材，有的可以榨油，有的可以酿酒，有的可以制淀粉，有的还可以抽出纤维纺织。山上财宝用处之大，还待以后继续研究。

党提出开发山区以来，我们河南全省仅商业系统就抽调一千多名干部，组织成勘察大军，帮助群众大举向深山要宝。从今年六月开始向深山宣战以来，七、八两个月中仅伏牛山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就发现了二千九百一十四种山区的土特产。其中有可制纤维的二百九十三种，各种野生淀粉一百三十七种，药材四百三十六种，化工原料三十八种，矿石三十种，野生油料一百三十八种，野生副食品七百八十三种，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它们的籽、皮、根、叶，可说是样样能用，件件是宝。对人民的生活，极有好处。

开发山区，对山区人民来说，那收获就更大了。比方中嶽嵩山，这是全国闻名的大山。山根有个車村乡，这地方过去是最穷不过的了。可是今年六月以来，已经建立了三百一十个厂矿。其中有钢铁、银、石棉、水晶、云母等矿；有酿酒、榨油、人造纤维、烤胶等厂。现在已生产出一千多种产品。1958年年底生产产值达五千万，全乡每人平均九百八十多元，相当于1957年农业收入的二十四倍。社员收入大大提高，连平地社员

的收入都比不上他們。

說起全嵩县，也是很可觀的，从今年六月以來，勘察中發現的大片原始森林，大量稀有的礦藏，珍貴的藥材，大批的土特產等，共有一千四百一十九種。嵩县是如此，整個河南全省的四大山脈區，也都一樣。現在的山區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了，過去山里人光想下山，現在平地人光想上山。

那麼我們這上千的勘察隊的無名英雄是怎麼樣開發山區的呢？他們怎樣以沖天的干劲，堅韌的毅力，跋山涉水在深山密林中和自然風雨、天險、猛獸搏鬥，揭開了深山的秘密，打開了深山的寶庫的呢？這里邊有一段驚奇的“深山探寶”故事，欲知詳細，請看下文。

懷雄心深入高山 未上陣斗志先衰

且說六月一日這天，宣布了參加勘察隊的名單，自然是有名者興高彩烈，落選者垂頭喪氣。六月二日勘察隊起程，機長首長和同志們鑼鼓喧天的送出大門以外，大家親切握手而別，坐上火車，分西、北、南三方面而去。西去伏牛，南去桐柏，北去太行。

我們這一小队一行七人，車抵伏牛，已是午後三點。下車後前至山腳下，安頓了住處，生火做飯。那巨大、通紅的太陽已慢慢墜下西山去了。紅艷艷的夕陽余輝，投到天空，天空頓時非黃非藍，現出說不上顏色的景致，透着山區特有的那種溫柔靜穆的光輝，顯得非常好看。大家跑一天有點累了，晚飯後各自安歇，一宿無話。

次日天還不明，趙志敏就推醒他挨幫睡的王強同志，偷偷爬了起來，點火做熟飯，隨喚醒大家，高興地說：“飯做好了，快吃過飯上山啦！”

这时候天才放亮。他俩这种劲头，大家挺满意。我們組長老魏同志笑笑說：“小伙子，別忙，有你爬的山哩！”

趙志敏才十九歲，所以我們都叫他小趙。這小伙子細高個兒，白淨面皮，一頭不馴服的頭髮，一雙滴溜溜轉的大眼睛，對一切事物都那麼好奇，都要隨時向別人發出探詢的目光。既顯出有書生氣，也十足的帶着少年的那種聰敏、玩皮的本色。他家住在平原，上學到初中畢業就在城市參加了工作，對社會上的一切，在他說都是陌生的。究竟山是個什麼樣子，也只有書本上讀到過，所以這次要上山見識見識。王強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又粗又高的個子，一付四四方方的大臉，濃眉小眼，鼻子上架着付一百五十度的近視鏡。他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城市的安逸生活把他養得白白胖胖的。對於城市中的風俗人情，社會交誼，他懂的不少，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句句不離分寸。那雙近視眼睛別看小，就是灵活的使人摸不着頭腦。几根不太黑的胡子，翹翹動動都有些典故。每當同人說笑時，老那麼和善，可是也使人有一種不實在的感覺。他在城市生活几十年，很少出過門。要說到對山区生活的理解，雖然他比小趙的歲數大着一倍，可是關於這方面的知識也并不比他多，這也是他積極要求上山的原因。另外還因為正遷干部下放鍛煉，進山区勘察也等於下放，也算鍛煉。一舉二得，何樂而不為呢！至於開發山区的重要意義，他打心眼里說就沒有真正認識到。可是他能在申請書、決心書上說的頭頭是道，句句是理，這大概就是沒徹底改造的舊知識分子的一個特征吧！

早飯後，立即整好工具就出發。去的這個山叫“桃園山”，再往里走，那個較大些的山叫“紅山嶺”。早晨，山上还被柔和的半透明的朝霧籠罩着。太陽慢慢升高了，色彩越變越鮮，白色朝霧，逐漸消失下去。這時候山上显得更加美麗了。從山

坡上向远处望去，峰巒重疊，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秀丽，綿延數百里。最遠處的和藍天相接，近者脈絡相連，如波濤起伏。深綠色的山坡上，長滿了紅、黃、藍、紫各色野花，早晨的露珠，在陽光的照耀下，象萬點珠子一樣在草葉、花朵上亮晶晶發光。小鳥吱吱喳喳的叫起來了，群鴿從山下村莊上飛起，帶着哨音、急速的掠過樹梢，飛向淡藍色的遙遠的天邊。一條美麗的沙溪從山角下繞過，向東流去。從山上往下看，金黃色的麥浪無際，微風乍起，田間波浪濤濤。几輛汽車馳過，象汽艇在麥海中浮游。

“山區實在美呀！自然風光真使人心醉！”王強感嘆地對小趙說：“我這才真正体会到山區是個什麼樣啊，讓我們永遠住在这里該有多好呢！”

小趙更是歡樂，在山坡上跳呀唱的向前跑，不時的回過頭來对大家喊：“噫！真美！真美！比書上說的要美一萬倍，我們真成畫中人啦！”他跑着采着山坡上的野花，捕捉翩翩起舞的小蝴蝶。

.....

太陽的余輝早在空中消失盡了，我們才走回山下。對這第一天的山區生活，大家都感到新鮮、滿意。尤其是沒爬過山的同志，覺得這是最快樂的一天，要比在城里星期天逛趟公園有意思百倍。小趙雖然覺得有點累，可是精神滿好，晚上睡覺還跟王強嘮叨了更把天，交談一天來的感受。

第二天天放明，大家一齊起身做飯，小趙和王強沒昨天早上那麼積極了，大概是跑一天也有點累的原因。飯后又上了山，今天去紅山嶺，比昨天遠一點，山也高些，可也是太陽落山的時候回到山下。

第三天的早晨，飯做熟后組長老魏叫醒小趙。吃過飯照例

上山，当然又要比昨天去得更远一些。

按照计划，第四天拔营起寨，组长宣布向“大河床”山进军。

大河床这个山东西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比起大山小的多，比起前三天上的山又要大一些。路上组长膘了王强一眼，看他低头不语，往前走着，好象对山上的风景已经欣赏够了似的。组长笑笑说：“老王，怎么样呀，累吗？”王强猛听组长喊他，机警地抬起头来，抹了额上的汗，强打精神一笑说：“嗯，……没什么，没什么。”说了向前紧走几步。

小赵的东西，一上路就是老刘替他背着的。老刘有小五十岁的样子，膀大腰园，满身是劲。他那嘻嘻哈哈的又园又黑的脸上，满是黑胡茬子，显的脸更黑。有同志开玩笑都叫他“黑周仓”。他那双眼睛却很大，又很灵活，常露着乐观和满足的神色。配上那两片薄嘴唇，和那尖尖的高鼻梁，使人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机智、和善、爱说爱笑，对人热情、亲切。

他很爱帮助别人，爱管个闲事，别人办不了的事，他总要插一手。

小赵前两天跑的脚步上打了泡，走起路来一扭一歪的，活象是扭秧歌舞。他就把小赵的行李给背上。其实要论起力气来，别说是一个人的行李，就连小赵他也能一只胳膊夹起。老刘常以他的有力而自豪。我们都听他说过：抗日战争时，他一个人背着个六〇炮筒和炮盘，还带五发炮弹，一夜走了一百八十里。

小赵在他后边跟着，也不唱了，一步三晃的往前走，那个难受的脸相就别提啦，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才是：

阳春三月桃花娇，五月六月百花俏，

八月九月寒露降，独傲秋霜数菊高。

沒水喝心緒不寧 爬高峯六月吃冰

大河床山，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是個大山區，但是跑遍高山低凹，也只找到了一戶人家。這一戶也只有老倆口，年紀都是六十開外了。老头名喚周老三，老婆張氏，他們住在淺山腰上，種幾片薄地度日。有三五間草房，圍牆却砌的挺高，站外邊就看不到里邊的房子。就這老头說一到了秋天還防不了狼來找麻煩。老头說鄉里幹部也曾多次動員他，訖搬下山去住，可是他倒有些覺得窮家難舍，不願搬走。現在全國都公社化了，他還是個單干戶。老头當初也有個兒子，很是能幹，解放前下山賣柴，給國民黨軍隊抓走了。也有個閨女，早已嫁到山下去了。

我們就在周家安下營，覺得這老倆口子怪孤單的，我們住這里他們一定會很歡迎。可是住了三天，主人並不歡迎我們。為什麼呢？因為“水”。

這個地方沒井。據老头說過去他兒子在家的時候，爺倆個打了好幾眼井，都是挖了幾十丈深還見不到一點水。沒辦法，他們常年吃水，都是靠下雨時用盆子接一點，和在山坡的溝溝里挖上池子積一點水過生活的。所以水在這里是寶貴東西。

山坡的溝溝里積存下的水，逢上大干旱天，三五日也就旱完了。即如能保持十天半月，也免不了要生一層小蟲。頭兩天，老头指着他那小寶貝池子，一頓飯只允許我們打一小桶。水倒在鍋里，蟲子亂游，飯做熟了，還得吃着揀着。早晨起來，一杯水連刷牙帶洗臉都有了，就這還把周家老倆口心痛的了不得了呢。

白天我們在山上跑了一天，後晌回來又累又乏，嗓子裡干的直冒煙。燒點開水，大家也管不得三七二十一了，端起就

喝。我端起碗，往里瞧一眼，好大几条死虫在上边漂着，弄出来了，里边还有。后来我眼一闭，沉住气，几大口就喝下去了，喝完才喘口粗气，却微微觉得虫在肚子里乱动，嗓子眼里直发痒，好象牠們还要爬出来呢！

这时候只有王强还皱着眉头，用中指把近視鏡往上推推，瞪着他那狠勁瞪也瞪不大的眼，往碗里瞧一会，指头往碗里蘸蘸，再瞧一会，又蘸蘸。咀唇都燒焦了，到底他还是沒喝，哭丧着臉把一碗水潑地下去了。同志們看了怪生气，可是只翻了几下白眼珠。

晚上，好久大家都沒睡着觉，組長老魏打趣的說：“小赵这可該讀讀你的‘志愿軍一日’了，和上甘岭的英雄們比比就不渴啦！”

小赵沒吭声。

老刘从来就是个快活人，听老魏提起上甘岭，他倒想起上甘岭电影上那几句话来了，学着說：“話說一日組長老魏，帶着六員大将，行至大河床山下，正是烈日当头，走的人困馬乏。忽然老魏用手一指說：‘尔等看哪！前面烏压压，黃沉沉，定有梅林’，……”沒說完，引的大家笑起来，小赵也笑了。

过一会，有两个人呼嚕呼嚕打起鼾声来，夜已深了。

王强翻来复去的睡不着，觉得肚里好象有两吨木炭在燃燒，嗓子里和咀唇上焦的嘎叭嘎叭直裂口子。他瞪眼望着牆上巴掌那么大的小窗孔，似乎那里会流进水来似的。望着望着，眼都望的又痛又酸了，加上这房子里边的悶热，好象被装在几百度高热的蒸籠里一样，慢慢他开始昏迷了，心里觉着今天晚上都难活过去。忽然，他觉得头上猛一凉，迷迷糊糊仿佛是头頂上边有个自来水龙头扭开了，嘩嘩的水澆了下来。他急忙張开了咀，再定神看时，却原来从小窗孔里吹进来一股夜間的凉风。

他的脑子乱起来了，千头万绪的翻腾不休。甚至把他活这四十年的事都重温了一遍，他觉着象这样的苦头，四十年来还是第一次。也就在这时候，他才觉得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大腿压住二腿，冲杯毛尖茶，点支大前门香烟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什么山里风景好，山青水秀，茂林修竹，都是活受罪。唉！怪谁呢，自己为什么那么积极要求上山呢，自作自受吧！……

天还黑黝黝的，就听见周家老婆起来了，在院子里呼呼啦啦收拾着什么，嘴里不住声的叨叨着：“要不是咱这里吃水困难，留同志们多住几天才好哩！”大家听得清，心里都是一样想法：不能再住了。

起了床，老魏让老刘吃了点东西，下山给周老头弄水去了。我们几个向主人千道谢万道谢之后，决定向高峰进军。

连翻两座山，足有三十多里。中午时分，来到“小西天”山脚下。这里和大河床就大不一样了，山下边还有个小村子，住着三二十户人家。一条大沙河从山跟下来，紧绕村边向西南流去。河的两岸杨柳翠绿，树下花开芳香，田园内桃杏满林红艳艳，葡萄丰产一堆堆。河滩上沙堤日暖白鸽睡，林间花香蝴蝶飞。抬头望望远处的山崖上，条条清泉，似银带从山间飘下，坡上青松翠竹碧绿，藤条绕梧而上。山半腰上好象团团白云翻滚，仔细一瞧，却原来是群群绵羊。

大家高兴极了，一个个跳进河里，见河水清彻见底，五色小花石在阳光照射的水纹下边闪光，四指长的小鱼成群游来游去。我们痛痛快快的连洗带喝；玩了个把钟头，补补前几天的屈。

晚上在这个小庄子上住下，美美的睡了一觉，把几天来的劳累，象金蝉脱壳一样，交给黑夜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好好吃了一頓，我們五个人就向最高峰爬去。为什么說五个人呢？因为病倒了两个。

早晨开始上山，半道采标本停些時間，等爬到山頂已是正午了。从山頂往下看，只能看到一层厚厚的白云从山腰里鋪展开去，望不到底。再往上边看，上边又是一层整整齐齐的白云鋪开去。

山頂上紧一陣慢一陣的风，颼颼颼一个勁的吹，吹得人直发抖。在山下还是夏天，上山来却象是深秋时候。剛才还是响晴天气，可是沒过半个鐘头，一块烏云猛一下从上边厚厚的白云中钻了出来，立刻就是一陣雨，淋得我們湿漉漉的。

下山的时候，走到一条阴森森的陡澗里，这是常年不見阳光的地方，削壁悬崖，澗水淙淙。忽听老刘在前边一声狂叫，我們以为他又发现了什么宝呢，走到跟前却見他抓着两块冰。这下把大家逗乐了，每人跑过去吃两块不掏錢的“冰淇淋”。老蕭是个知識分子，爱弄两句歪詩，他編了四句快板唱起来：

大河床喝水如求仙，小西天上浪花翻，

老天不难探宝队，五黃六月送冰磚。

說的大家哈哈大笑。

病号多思想动摇 辯論会政治挂帅

小西天山下一連住了八天，因为王强重感冒，小赵、蕭敏肚痛、拉稀，我的身体也不怎么好。七个人差不多病倒了四个，思想有些动摇了。几天来一个个在屋里悶睡着，誰也不給誰多說話，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老魏、老刘、李志恒三个人每天張罗着給我們做飯、弄菜，端茶送水，还要去乡里联系，带动群众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我的病不重，睡了两天也就起来了，帮助老魏他們做些事

情。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同是一个勘察队员来说，各方面都比不了他们，我身上缺少老魏他们那勇敢、坚毅、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共产主义风格。因此内心负疚，见了他们总觉得脸上热辣辣的。虽然他们也没说我什么。

王强、小赵、萧敏他们三个虽是各想各的心事，谁也没给谁交谈，但他们怕吃苦、怕上高山的思想，老魏他们早就看出来来了。

在伺候病人当中，对他们确实作够了政治工作，但看来效果不大。老魏急的火烧眉毛一般，不过他是个心胸宏大的人，心里再焦躁，脸上却不表现出来。他极其醇厚、老诚，对人没有一点虚假；他在任何严重的情况面前，都能保持沉着、镇静。他什么时候都想把别人的一切痛快揽在自己身上。他对于革命事业，真算得忠心无二。

老刘也具备他这些优点，就是脾气不如他，有点燎鸡毛样子，容易暴躁。这几天他有好几次就想发作，都被老魏阻止了。

七天头上，他们三个人的病差不多全好了，上午老魏带着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在山坡上信步走着，观看云雾笼罩的峰顶，静听山涧流水声。路上百花铺地，崖旁万树丛密。崎岖岭道，突兀玲瓏。远处杜鹃啼，近处小燕鸣。几天没到山上来了，现在又觉得怪新鲜的。

来到一个小山头上，坐下歇歇，老魏掏出烟袋，装上锅烟叭嗒叭嗒抽起来。抽了一会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不是开个会，讨论一下下步该怎么行动。”

老半天没人吭声。

老刘狠狠的白了我们一眼。这一眼是那么的有威力，使我身上觉着猛一哆嗦。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李志恒就说了：“可以嘛，开个会大家谈谈思想也好，有啥意见了就提提。”

“对，对，需要！需要！”我不知为什么，声音有些打颤地说。

“那我们是不是先研究以下这样三个问题呢？”老刘说：

“一，为什么咱们要来开发山区？这个问题咱们从道理上知道的不少了，现在有必要从思想上检查一下，看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二，山区的人民终年住在深山，人家为什么不怕毒蛇、猛兽？我们迁见毒蛇、猛兽应该怎么对付？是人要战胜野兽呢，还是叫野兽把人吓住？三，当年的李时珍还可以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在山里找药草，写出“本草纲目”来，难道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就比不了？就不可能吗？我说这些，大家看行吗？”

又是老半天没人吭声。

老刘这会实在恼火了，他突的跳起来，挺着胸，瞪着眼，绷着脸，他的上衣敞开着，那紫黑色的大胸膛一鼓一鼓的呼呼直响，胳膊下的筋肉在微微的颤动。说实在的，我们相处几年了，虽知道他是个燎鸡毛脾气，可是象这样大发雷霆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他指手划脚的喊叫：“说什么为了国家工业化，累死山里也不怕，什么腿跑断，脚磨烂，什么不怕悬崖陡壁，不怕毒蛇猛兽，这是光玩咀的吗？这样就能开发山区啦？哼，咱这没文化人也不会编个啥子口号，干脆，要干咱明天就走，哪个山高就往哪爬。怕死的，光想享受的，那就请回去好了，在这个地方是享不到福的。来时自愿，回去也自愿，我们不阻拦。反正开发山区也不在乎一个人两个人的……”

说的我们几个都把头低了下来，觉得老刘的话，句句都象钢针一样刺到我们心里，脸上不由的发起烧来。

“大家可以想想，上山嘛，明摆着是分苦差事。”老刘最

后一句話算是會議的總結。

后晌，老魏老刘和李志恒去农业社里商量事去了，我們四个人在屋里，各人抱着头蹲个角落，誰也不吭气，就那么悶着头想呀，想呀，每人都觉得好象处在严重的“停职反省”状态中。

王强为了打开这个僵局，还装做滿不在乎，其实他心里比誰斗争的都激烈。他知道老刘的批判多半是对他发的。他蹲着抱头悶了两鍋烟功夫，咀角上慢慢露出一絲苦笑，他是想着不接受批評也不中了。只見他随手从挂包里掏出張紙，往个小凳子上一爬，唰唰啦啦写开了。

我可不是自己表揚自己，咱原本思想就不很頑固，今天上午让老刘給将了这一軍，回来反复思考一会，就是觉得自己有錯誤，該檢查。我暗下决心要坚决改正，一定要經得起鍛炼，只要鼓足勁，是能赶上他們的。

小赵終归是个青年团員，不亏团对他的教育。他漲紅了臉，泪水填滿了眼眶，他真是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接着他也写起来了。

晚上老魏看了小赵的决心书、王强的檢討书之后，专对他俩又安慰 勉励了一陣子，小赵觉得心里很服貼，向老魏保証要听党的話，坚决彻底改造自己。王强的臉上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幸亏灯很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清。

正是：

紙上談兵是空喊，

笔下千勁不值錢，

如要思想来提高，

政治挂帅最当先。

心赤誠何畏暴雨 尋圖紙老魏失踪

南岭这座山，拔海一千公尺以上。这里人烟稀少，据群众說，平常就很少有人上去。

这一天大清早起来，天就晴的不好。九点鐘才見太阳昏蒼蒼的在东山脊上露个头，一会又钻到云彩里去了。这一天，我們是有些大意。想着反正山根就是住的村子，看天将下雨时，快些跑回来就是了。我們爬着山，一块块的云彩在身子周圍飄浮，有的託突出的岩石給划破了，碎成小块，就象一头乱发披在陡峭的支脉上。

在这条山沟里，我們发现了几种矿石，这是我們最近才注意的。这些矿石又象鉄又象鋼，蕭敏却非要說是鉛。究竟是什么？毕竟我們不是专家，况且又沒經過化驗，所以誰說的也不能算作鑑定。我們在山沟里弄标本，繪图样，摄影，忙得不亦乐乎，誰也沒注意天气怎么样。

天越阴越重，慢慢黑下来了，我們还覺得山沟就是这样子，是过午不見太阳的原因。待一会，阴的更重了，并且听到呼呼的响声。繪图都有点看不清楚了，摄影时把光圈放得最大，还照不清两公尺前的目的物。这时我們才注意天空。“唉呀！不好，要下大雨了！”老刘惊叫着，催促大家快走。可是来不及了，四面八方湧来的乌云密密的遮盖在沟上空，沟里黑的象入夜了一样。风呼啸着掠过山野，那声音之大，就如同好多架噴气式飞机飞过去以后那种尾声一样，隆隆地搖撼着崖上的树木，把拳头那么大的沙石，一陣一陣的卷到沟里来。一串霹雷响过，山峪里的回声就象天塌下一样，震得人都发愣。还没等我們把摄影机、繪图板、标本包装好，巴掌大的雨点密密麻麻的打下来了，打得对面坡上的树木呼呼的响。我正急着包我的图紙，呼